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宗子相集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陸恩綬

宗子相集卷十三

明　宗臣　撰

文部下

明甌寧縣令胡公德政碑

增城胡公在孝廟時知甌寧凡九年既去六十年而公之孫督學君行部至則甌之父老垂白而杖者數百人逆之于郊嘆曰此我胡令公之子之子也已乃跪而持督學君衣泣曰老人自兒時事令公今六十年矣而令

公之愛之著於諸老人猶一日也今得見公猶見令公焉於是督學君亦泣而邑之學士大夫因上書請專祠祀公督學君起辭曰諸大夫其毋以予故而私予先人諸大夫遂狀其事曰謹按禮凡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古之道也公之廉之明之勤之惠姑不論論其大者即其革焚屍而示之孝禁溺子而示之慈法淫者而示之倫察田屍而示之法舉釋奠而示之禮則何者非功哉今甌之民雍雍而綸綸斤斤而井井以惠于家而不墜

其身者是誰之遺也即不祠何以解諸父老悲思敢固以請以附於古者有功而祀之義督學君嘆曰諸大夫既以先君子為無罪於百姓敢不從大夫之請以慰諸父老之心於是以某月某日附公於名宦祠秩祀如故事而因命余采其實以詔來者余則安能知公願獨觀於公而有感於古今治道人心之幾也夫天下之治繫民民繫令所從來長遠矣余讀漢書循吏傳所稱述咸守與令而卓魯諸君最著跡其政益若慈母之於赤子

寒而絮餒而哺蹶而持痛而撫非夫文章之飾而禮樂之華也然當時為之君者至下璽書勞苦錫之章服即萬世之下亦莫不握牘而嗟何故哉則其政之感人心深也夫感而至於心斯古今一矣今公去甌六十年而父老悲思而祀之則安知萬世之下不以卓魯並公哉故曰吾觀於公而知古今治道人心之幾也夫公既以政而繫甌之父老之思暨學君又以教而率甌之子弟以趨於善世有令德照于八閩炳炳如日也斯又漢臣

所缺者督學君則又具言公之持身肅也其儼而居家人莫敢闚焉遇鄉之子弟輒教之而公之門人由公之教以儒起家者如林矣嗟夫然則公之可紀獨政哉獨政哉公名璋字資禮鄉進士督學君名庭蘭字伯賢則與余同舉庚戌進士

西門記

戊午四月既望余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

遂以余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横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陴余登陴則悉罷諸所貧者疾者孫而懦者留其壯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鐃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余遂日闢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于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豕皋皋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闢門誠善獨柰何不虞奸人哉余曰客休矣余

辨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於是為檄召城外百里所
畜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
不肩薪穀而入吾門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
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
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外民廬逼城
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
之烟𦤺𦤺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余則止西門之外之
廬不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為爾焚

也其有樹于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闞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偕護戎出視柬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即寇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闞城則屋蓋其城故於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余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

余所部兵也余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爨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戢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卧村墟中余命楊生急馳而入劑之遂起是時冦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冦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别分一冦冦興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與之圍而冦之冦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

伏孽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艑要孽之寇輕我輒駕大艑逆我而我兵奮怒礮亂發乘風大呼寇艑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余亦解楫還署而父老羣然别余泪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七月西征記

戊午五月海寇既平於是悉罷諸所入戍者先是粤兵三千以丁巳十月徵至戍省中督府至亟下采金牛酒勞之已而寇至檄其往不往也匿之民間而督府既已檄閱兵勦賊歸矣於是粤兵慫會其酋長以千金爲其二子取婦欲去遂日夜請之督府督府業已厭之因請上罷去而檄余督之西時七月六日也故事容兵餉金咸頒之酋長酋長輒匿其半而半給之以故任其掠不問余於是召其酋長跽之庭誠之曰而提三千人食我

四萬未聞其逐一賊也若後匿羣酋金任其掠者吾且
縛而千金婦致之闕下於是酋長大懼出則嚴戢其羣
毋掠余至延平聞其不掠也輒又厚遺其酋長牛酒是
時汀守徐君使使來問粤兵狀余報以尺牘其詞曰歸
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繩之僅
不掠塗然亦其塗之人徙其雞犬孥孺而内之他所故
免足下幸傳檄塗居者毋縱雞犬不收毋不能一時去
其孥孺以為護軍使者憂也再二日至將樂羣酋之至

也戚舟至將樂則陸是時秋炎羣酋畏炎不日馳而夜馳余與之共馳輿不雞鳴不停也葢十日而至石牛石牛去汀百里其地故有塾云塾師聞羣酋至輒匿之山中而獨留其學子而髫者守笥酋睨其笥不知其書笥也持刀劈之見其為書則又碎其書於是學子頓足而泣亡何酋又網其池魚學子者業不知畏酋也既已忿已又𨷂其網魚輒大呼曰客兵作賊因裂其網投之於是酋大怒即手縛之而訴之酋長曰是子竊吾刀也酋

長信之既已縛之一夕明日驛吏入言狀余怒命從事往讓酋長酋長懼而詰人安在則已繫而去之三十里矣於是追釋之又二日至汀徐君又大勞其酋長及羣酋以去自省抵汀蓋千里而二旬始至其所經雖少焚刼然雞鴨魚鼈門戶爐灶蕭然矣出瑞金遂益大掠而余間從輿中問父老父老輒為余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於盜也夫當事者走千里召外兵擊賊豈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發一矢徒攖金而歸也歲費帑金數

萬即道塗牛酒又半之矣卒乃使其民憂嗟怨嘆若覿賊焉嗟乎後之談客兵者慎念哉

九月西征記

余以八月二十八日出闈則泰寧報粵賊急余即下檄邵延各郡邑兵夾勦而身與數騎星馳而西至延則賊已殺泰寧簿又據其衙使楊余曰事迫矣於是檄歸化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北將樂兵阻其東而謝倅時視事永安則檄謝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會顏使君顏使

君留將梁防賊之東而余督數百騎徑趨歸化至白蓮驛則賊已遁紫雲臺矣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永安沙縣各百里而歸化又賊入汀歸粤之要塗也余以是夜馳至檄其邑兵五百粤兵二百付李丞蘇簿及曹從事馳之紫雲兵急不及餐而余取邑父老米三十石令徤兒數十肩隨之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衛使劉周率其衆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遂殺我兵數十人已乃聞歸化兵至輒驚走先是賊過歸化歸化

人善弩輒射殺數人賊遂遁至語人曰吾遇延平兵卧
而戰遇永安兵坐而戰遇歸化兵立而戰葢懼之也賊
既遁而歸化兵追之遂逼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
寮人最悍於是謝伻檄積穀寮兵三百出戰擒數十賊
獲大旗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上杭歸與會
上杭兵又追擒之謝伻馳報余於是勒回所遣歸化兵
罷豐從事還郡明日遂發歸化至白蓮其丞廣陵人也
老而被創覩余流涕余詰其狀則曰賊從泰寧來乃徑

至驛云其鼓而登堂而朱衣者蓋少年美丈夫也是時驛中人惶急走而丞負廪金匿之暗室中少年問丞安在於是羣賊四索曳出之欲鞭之而少年止之曰丞老矣速取金來宥女於是驅而之賊中少年獨坐上坐見丞跽輒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呼之官人與之坐而列所掠諸婦于旁諸婦而抱兒者輒自乳其兒其兒啼少年輒唉之果代抱之而諸婦如對其家人不懼也少年謾言曰公以我為賊乎我非賊聊與二三兄弟訪

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于兩字之間尙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于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注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注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于今也各有横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

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為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令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于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于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

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以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蓍以求卦因變而用文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蓍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其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蓍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爲今易安注脚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别于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爲圖今録其全文于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

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説第八八圖為之前而後周易旁注可得而讀矣

葉宗茂哀詩序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為之賦詩而里之老友朱升為之序序曰宗茂葉濂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蓼自其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山取道至蓼

水也又俯而睇其右偶僧在焉其爐烟陰陰上也余曰何僧揭君曰此記所稱賴僧者也其既化而坐數日矣乃巖人始知之則大異之而因繪其軀以祀之此即其軀也旱而禱輒雨舁之而禱更大雨則嘆曰有道哉有道哉夫人者宜顯者也佛者宜幽者也今暴其身於明白四達之區而使賢商牧子拊其面目而嬉焉即僧而靈固殷殷恷也於是命藏諸幽者幽之者神之也洞凡三門其中而豎者類柱遂名之曰天柱而柱有三則又

名之曰中天柱左天柱右天柱云右天柱有石類獅而
門者其上更有石如斗外懸中繫甚微若蔕焉故名蜂
窩又眺而左有二門左者逕右者乃橋斷石横其上而
又虛其上如鼉焉遂名之鼉梁鼉梁之左而上纍纍若
珠又若垂楊之臬臬條條而氷者仰睇其右片石突而
下久之嘆曰此墮猿也其左右五色為祥雲雲之下為
虛明二洞篔簹輒應虛谷則鳴也又一洞狹險旁曰天
鼓篔簹之彭彭鼓聲焉余訝之又有泠然磬而幽者余

曰此何聲也揭君曰所謂石磬者也在右洞洞又有床火乃入不火不入入者床而擊磬若履禪室焉余益駭而揭君已命余觴乃令侍子左鼓右磬颯然天籟滿山也有巨石整而偉依余右睨之不得其名久之曰晃哉遂呼為晃石晃石者即磬而床者洞門也其洞最邃名曰鴻濛又起而環視鯉石鷹石龜石鼇石翔躍肘腋矣神奇哉神奇哉變化總萃幻鑄緯錯煌煌磷磷潭潭摹亭則槩名之曰小崆峒云余於是仰而嘆曰嗟乎余恨

不與徐君同遊哉揭君曰何徐君思也曰余往歲與徐君蓋遊華陽洞云洞自陶隱居來赫赫盛矣乃宋帝又册書之其洞故不可入即入無奇也使隱居而覩此宜何以稱焉且茲巖之奇天奇之也既奇之矣乃置諸荒山僻壤亂莽野草中不以奇稱也世之以片石假山稱奇目日者何限嗟乎巖嗟乎巖余又安知其解乎揭君曰華陽顯以陶故安知茲巖不自今華陽並名哉於是罷酒徐君名中行汀守與余友善先余三日遊遺余書

揭君名鴻則與余同薦䥫中者

登平遠臺記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即所謂鼇峰山也山故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登也盖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鼇石亭天風髙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仰而思已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嘆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問其說余恐客之投觴于地而莫余飲也夫閩者豈非記

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于疇而商歌于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遊雲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兹臺三駐軍矣容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睇於江故里頫日濯錦漂絮其中者今健兒飲馬矣西瞻鳥石蓋有鍛甲礪刃鼓笳鐃吹之聲焉北闚閭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偲譪丞道也且千里之内亡者未葬瘡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淫淫至

于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亢亢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餐沐矣容乃欲吾覩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嬉乎此吾所為嘆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旅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擣其穴空之帝謨熚赫日月同炳也乃今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而使醜夷往往截海闌我此視皇祖諸臣何如哉吾嘆

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為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采客之言以為之記

二曾夜談記

督儲曾君以戊午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延平分廵顏君與余夜觴之而余因問君曰君自天津來則聞諸相君談南事哉君曰諸相君言不聞其他則聞厭客兵云余

曰天津故稱北兵者亦畏兵乎君曰何畏顧其心驩甚矣蓋有鬻其婦而南者人曰婦而鬻歸安取婦則曰去鬻一婦耳歸尚獲二婦奈何不鬻哉余曰唐太史奉命視江南戎事也何談君曰蓋嘗揖太史西湖之上矣則言言客兵不宜調宜罷也會有客兵過江西之洪路白日攖市市人逐之遂格殺市人數十人而有司懼亂至不敢問則太史之不予客兵也有見哉有見哉君既去而余因與顏君累嘆蓋是時閩已往檄湖兵四千故云

而侍御曾君奉其尊公諱歸泉也道出延余與顏君謁慰而君哀痳悲戚問之他事不談獨談兵事至揮涕而問曰湖兵至未吾懼閩人之被禍深也余曰何曰余之至玉山也蓋遇粵兵云粵兵屯玉山者六日家掠户殘會有嫁其女於人者其夕將遣而粵兵聞其有女而遣也則持刀鬭門舁其女以去及他閩有少婦輙舁之而又囑之曰塗問為誰則曰兵所擕來粵婦也有敢言狀者殺而輿中人嚶嚶泣塗之人聞而悲之不敢問也而

玉山薄流涕言曰兵再一日屯此吾將逸矣而閲之塗中血盈盈滿路其戎戎若絲而黑者蓋人髮也而雞豕牛馬皮毛被道矣余與顔君因太息曰天乎天乎何蒼生多難至此乎是日建寧舒君遺余書處所以防客兵者余為書以報其詞曰曾侍御至具言粤兵狀可為隕涕來諭更詳仁人君子之用情殷矣嘗謂客兵之禍甚於盜寇何者寇之害猶有方也客兵者無不及之矣寇之至也人猶得持梃逐之客兵者殺人而人不敢怒而

詐也即有詐者反益之禍矣今之論者輒云客兵客兵而不知數千里間父哭其子夫哭其妻母哭其女主哭其僕者耳不忍聞也血塗野草四體毀殘雞犬牛馬户牖門屏俄然一空者目不忍見也然有聞言客兵之禍則反勃勃怒其言者斯何心哉斯何心哉今已無可奈何則其策莫急於清野矣近者擻其城中預稅一廬稍遠者擻其三十里之外預稅一廬客兵訊至則徙其妻孥老穉而避之庶幾其可免乎不然持刃大呼若厚虎

而翼即號令何施也區區之愚敢再拜以獻既緘書以授使者而因采綴所聞作二會夜談記以俟後之談客兵者觀焉時己未正月十四日也督儲君名于拱號文泉泰和人侍御君名承芳號龍山泉州人分巡君名嘉會號衡厓長沙人建寧君名春芳號健菴鄱陽人

明封承德郎刑部山東司主事東臯徐公墓誌

銘

嘉靖戊午十月二十日長興東臯徐公卒於家先是八

月汀州君時為余言心怔怔怦怦動也面炎炎赤乃其夜又夢公騎而西馳已又雪滿塗也徵何哉余悵之亡何汀州君北覲既逾月貽余書曰先君遂棄不肖鄉者之夢蓋徵乎蓋徵乎敢乞不朽於足下已俞氏狀來余持牘為泣曰嗟乎不一覩公而銘公哉公名東字敬之其先鳳陽人洪武初詔徙淮西豪杰江南而進五公者遂長興家焉至亨六公凡四世俱微不著及農隱公始以高義聞里中農隱者亨六公子也里人有負租售畝

而易其金簪珥歸者辭遺之塗農隱公夜獲之則俟其人旦來委之而走其人倉卒起謝公不及公乃仰天嘆曰厚德厚德農隱公故貧已又生五子愈益貧而東皋公在五子中最少又盡讓其兄產而獨以其身依姑錢氏居閒則盡發錢氏書讀又喜為文詞蔚然駿茂矣而里父許有女二十未嫁聞從錢氏覩公嘆公才遂以女妻公公是時年三十矣容有風公應有司辟公笑曰吾已稱人父顧奈何執簡躡跡從羣豎游乎於是構草堂

茗水之東自稱東臯隱者然時時下帷授諸生經諸生執經候門者屨常滿矣居頃之許夫人蓋夢日墮懐中也於是汀州君生公大憙僅髫則走會省盡購六經百子秦漢以下書歸草堂命汀州君讀又時時為誦説賢豪高士孝廉異行者流輒嘆曰嗟乎吾乃不得與斯人同游哉至有不快其人者則怒髮隱隱上指冠投書起矣汀州君才又公成其才以故卓犖博偉尤敦高節云汀州君既舉進士居長安則為書請公及許夫人來長

安公謝不往汀州君日夜念公既已補司冦尚書郎乃
上書曰臣中行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有父柬在江南
年七十有六不得視臣邸中臣又為陛下守圄圄不得
歸省父陛下如以臣為亡罪則請徙臣留曹冀得咫尺
家廬慰臣區區書入不報公聞之怒曰而翁尚健善飯
奈何以家語溷上甲寅汀州君上功考功上封公視其
子是時汀州君會有使淮之役於是製冠袍帶舄珮㪚
各一具貯以華笥諴蒼頭负之先趨既至淮則又身自

負制勅而並馳之茗上邑令以下郊迎謁公公於是出笥中冠袍帶爲珮黻服之北鄉稽首已揖令入盡召邑之賢豪長者與飲而令以下咸起爲公壽公離既已謝客還内召汀州君前勞之曰女衣錦矣乃老人亦復被此主恩哉鄉者讀女疏不益我顧令我憂稍洗沐休矣趣入侍上已顧許夫人取吾褐衣來即又褐衣而行游市中市中人喧言徐封君至已窺其衣褐也則竊嘆曰徐公不錦而褐哉汀州君既還朝明年丙辰上又勅郎

中中行充江南恤刑使者公聞之則移書誠汀州君毋歸而汀州君業已取間道急還謁公公詰曰女歸耶夫使者奉簡書而南而諸所纍纍械繫者日夜望使者至且吳越相去不百里而女獨柰何不念衆人耳目乎女亟行矣不跂使不訊於是汀州君宵發而公遂稱病甚謝絶賔客識門下蒼頭有敢為通一刺者鞭之百客有謁者竟歲不得見公遂去亡何汀州君奉檄出守矣歸謁邑稍困公曰小子薄二千石不為乎老人自束髮諸

所覩記二千石及邑令以下無慮數十百人吾不憶其他而貪者吾不能置之懷也皇祖時手戮貪吏甚衆以故吏畏不貪已又著為大誥今貪者即不戮獨奈何不盡其賄没入之而使之魚肉其民揚揚盈槖歸也諺云守俸如泉小子識之即他日立枯茗水之上吾甘之矣以此汀州君治汀一年苦節最著而公聞之嘆曰是稱吾兒也公故長者然遇事輒勃勃英氣少時蓋從許夫人兄弟居云夫人兄弟以賢雄里中故巽懦里中少年

日讙其門也公怒立起即少年數之少年懼蒲伏請罪不敢出一語又亭長暴里中人人憚也公又面詰之遂畏不敢暴交驩而去公雖隱顧善畫天下大計時爲邑長吏言長興至重至重者不水利哉歲水暴至走數百里田而山者立涸其下者又壞堤決旱無已時也胡不多其陂池而厚其隄隄高二丈廣十之長百之又多植桑柘橘柚竹梧陰陰叢叢其上也歲且獲木千章橘千簏筍萬箇豬萬頭絲千兩魚千石何問瞡瞡哉長吏畏

隄繇衆議格不行然自是窺公才時時洛覬矣客被構求觧於公公謝不應而心悲之私為長吏言不令知也公雅好神仙黄老家言老愈甚日誡家人毋殺覬攜魚售者必市而放之湖中也間從黄冠得精方輒欣欣藏之故人病即千里必具藥餌果脯遣訊里中疫作輒煮膏數十斤人給之已又揭其精方於里門以故里中負痾而起者咸曰徐公徐公云公即家徒四壁立歲時必誡許夫人手為羹召所與遊大醉道故舊笑樂而公晚

年尤好鼓琴每攜斗酒從二三舊游過湖上為一再鼓琴泠泠楚絕從者若涉殊庭焉公七十五六時頭骨隆隆起公故長鬚盡白矣已又生黑鬚數十莖雜其中乃更毿毿斑也里人異之而汀州君之郡時裴回不忍别公公笑曰女念吾老而獨不見吾骨及吾鬚乎而女何慮焉汀州君日為余言乃今竟未百年而歿悲哉歿之日公猶晨與與舊游驩語頃之疝作公自脉之顧家人曰吾去矣其為我冠即逝公起布衣經學才行岳立鳳

舉推强濟困千里誦義而忠孝大訓克成名世之子此其犖犖大者至於晩歲沉陸玄言又超然逺舉矣可不謂有德仁人善始善終者哉公生於成化乙未三月初七日至卒之日得壽八十四配許夫人少公闕歲同公封子三人長中孚娶髙氏先卒次中和娶殷氏繼娶錢氏次中行即汀州君娶楊氏女二一適姜一適楊孫男二人詠邑諸生談孫女闕一適錢一適闕一適許一聘周一聘蔡汀州將以闕月闕日卜葬於闕麓云銘

曰

徐氏之宗肇自濮梁林麓疇畝纍世乃昌玄英公哉載芬載揚義固金石才匹琨璜産異彪華日燦星芒天目窿窿茗水湯湯巍而脩阡龍峙鸞翔嗟公室斯以永以藏以引以繩以莫不臧玄石崒如閟矣無疆

吳叟傳

叟蓋吉安人忘其名其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暴行里中里中人大患之然不敢上其狀于有司即上狀者有

司亦怵怵焉恐變不敢問㑹流賊逼里中而叟遂間詣其廬説曰公之暴行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亡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跽曰唯父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刼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吾當為公擊賊

於是勒其子弟最强者百人人持梃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二蒼頭徃賛一遇賊輒奮鬭自已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計賊既已殺數十人可無慮賊矣獨念此猾綦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逐之悉殺猾之父子兄弟叟乃跨驢從二蒼頭揚揚歸也宗子曰嗟乎若叟者奇士哉奇士哉夫賊内外應至變也叟不用一兵不費有司一米調三寸舌取二賊若探之

囊假令叟得時雲變設奇制敵豈復測識哉而顧嚴數老焉惜矣惜矣郭黄門與余言叟余懼其逸故為之傳

福建鄉試録序

嘉靖戊午秋八月天下復大比登儁維福建廵按御史某飭憲揚紀貞度章教肄崇厥典悚息而臨焉先是馳書函采聘四方文學之官既至則以教諭某某總試事以學正某某教諭某某分試事提調則左布政使某左叅議某某監試則按察使某某副使某某御史既已率百執事

而羣之閒中懔懔惕惕相誡也於是進提學僉事某所
選士三千七百有奇三試之得九十人焉已又録其文
之可傳者以獻故事有序某宜序序曰某嘗讀閩記采
故事其以儒術相業著名者何其表表星列哉乃今眺
其疆得徧觀人士所為文詞則又未嘗不倚席而嘆也
蓋可以徵聖化焉唯我皇上道洽三才化被萬類文明
之治炳朗昭融以故溥海内外罔不仰慕聖人之光華
而竊其一二以自表見於世猶之日月在上萬物彖明

非彊之也今觀諸士所為文詞其論天人性命禮樂刑政財賦兵戎之繇固各井井綸綸枚枚秩秩至章矣諸生何以得是語而稱之某固知其泳濡於聖化者深也雖然某之亟讀而亟收之瞿然喜也已乃憮然以懼則何懼也士之論政也猶農之論耕也主人而田者則必取其善論耕者問焉耕者以其言之主人以其言信之而遽厚其直而畀之以田然求其所謂耜畚之類則茫然無具也其主有不厭而去之者乎士之執空文以

應世也何以異於是故某懼諸生之以空文而見厭於世也且諸生束髮受書貧窮巷食芋菽而處蒿萊至微細矣乃今一日而登其名於天府薦紳大夫賛之於朝其鄉之人相與欣艷誦說於野由是而被章服秉笏垂纓乘良刺肥裘然顯也則何莫非上恩哉故某願諸生之重念之也某等被聘而來也守臣郊勞御史諸大夫咸盛儀而須之其所授館具徒斂簾致餐陳弱監燎者又皆諸生鄉之父老子弟也夫以諸生之故至使御

史諸大夫率其父老子弟以陰某等某等且不能有以
負諸生諸生又何可以受上恩而不知報哉皇上神聖
文武千載一遇頃者島夷不逞闞爾闞彊皇威振肅一
鼓而殲之此固忠臣義士所願負戟而先驅者也諸生
微時無不勃勃英氣喜談天下大事今且事事矣何不
及其鋒而用焉上之翊賛帝猷下之彌綸世業內之保
釐勤恤外之振厲廓清庶幾哉與先達之儒術相業呈
列者並軫爭塗也斯稱報主之忠乎天下之人將指是

錄而亟稱之曰得人得人則某所爲憮然以懼者釋之矣不然執空文以應世而一或不酬某之懼將日甚焉而不可解也諸生者重念之哉重念之哉是舉也總督軍務右都御史某某耀武靖氛崇文綏化巡撫右僉都御史某某武功丕振文教彌光提督南贛汀漳右副都御史某化理維新士風胥賴監察御史某某觀風弭節敷訓作人右布政使某左參政某副使某某右參議某僉事某某某署都指揮僉事某某咸賛襄于外弼成盛典右參政

某僉事某署都指揮僉事某則以表賀行副使某則以遷秩行雖不與其事與聞其事者也例得書書之

福建武舉同年録後序

嘉靖戊午十月廵按福建監察御史樊公既已登武之儁五十人録之矣先是文而録者輒又私序其齒勒之書於是武諸生亦以是請公嘆曰嗟乎文武等之士耳文則齒武則不齒哉則檄齒諸生且梓其上第者文於末簡毋令章縫者竊笑其人以為挾矢者流也公且為

諸生辨文武之樞申經緯之略勤浮靡之誡篤忠貞之
軌固亹亹焜煌日燦霞列矣諸生乃復委予以言予又
何言則嘆公之致望諸生者至深而諸生不宜自負且
負公也方諸生翔集轅門而布鵠其中也戎繡斐錯鐃
鼓震疊公睹之嘆曰盛美哉已乃睹其馳而射射而中
則喜立而數中則尤喜已又讀其文曰豈屈章縫語哉
故事有讌既讌而導之市市人不譁也其明日則仍衣
其敝衣躡敝履而羣趨市中市中人至目笑之曰是昨

讌者公則下檄曰讌宜樂宜采諸生其人給一衣且給之騎五日於是諸生始騎而游而市者嘆息武華矣今且為諸生紀其年齒鄉閭而諸生之父母兄弟妻子即至微細不足稱述者咸炳然並列也公所為勤意諸生者豈徒以微技片語足采哉予聞之方冬而炙火非愛火也謂其驅寒也盛夏而飲冰非愛冰也謂其奪暑也夫火為寒謀也或因以剥指冰為暑謀也或因以損中則寧寒暑甘焉而不敢冰火之近何者畏之也天下之

畏武甚矣今此諸生果能投筆請纓靖氛捍難南標銅柱北勒燕然則誠無負於公之期者天下之人亦將指是編欣豔之曰某某之子也某某之弟也或某某之兄也而某之子弟不及之矣不然而或紈綺寡識甲胄鮮功甚者急私緩公以遺天下之禍則無論公之怒之即天下之人且將執是編而竊罵其父母兄弟妻子是使天下之益畏武不談也然則諸生睹於是編其能以無懼乎懼則思思則奮奮則決如風之馳如雲之沛無所不

之矣嗟乎諸生誠不欲負公則懼之哉則懼之哉

重刋大學衍義合補序

宋端平中翰林學士真公德秀上所著大學衍義一書當是時其君理宗方急戎事不之讀也後三百年而國子祭酒丘公濬當我孝宗皇帝時又著衍義補一書上之帝讀其書大喜賜黄金采叚詔大宗伯頒祭酒書於天下已又召拜尚書無何持其書入相孝皇至聖公亦稱名輔云二書故列在學官薦紳先生類能誦之而前

侍御吉公按閩檄合梓二書以便誦者侍御斗山樊公繼至讀其書則檄臣手校而序焉序曰予讀故牒而得二氏之書則嘆聖學之關乎天下者至切也今夫天不能自理則以天下國家之責付之君君亦不能獨理則以天下國家之責分之臣故君者代天者也臣者承君者也天之生才也上之則君下之則臣無一人無責焉者也則亦無一人不學焉者也其說蓋莫詳於大學之篇予嘗觀于耕織而有感焉夫所謂格致誠正者不猶

田而耕機而織哉所謂齊治均平者不猶耕而得食織而得衣哉故夫耕者所以為食謀也耕而不食則無所事耕矣織者所以為衣謀也織而不衣則無所事織矣學者所以為天下國家謀也學而無補於天下國家則無所事學矣後之儒者有三蔽焉其曰吾惟求之身心而天下國家非吾責也則是耕石田織空機而不知其饑與寒之且不免也其曰吾惟求之身心而天下國家將自理也則是談耕以療人之饑談織以禦人之寒而

不知穀與絲之猶未覩也三代而下天下國家豈盡不齊不治不平哉而又指其齊治平者病之曰不聞道則是食其食衣其衣而又追論其耕與織之有未善也皆非聖人之論也今觀二氏之為是書上采唐虞三代之隆下及春秋戰國漢晉唐宋六朝五代之際凡英君賢相謀臣策士所以經理天下者大之崇言宏議小之片詞隻語無遺善焉即聖人而覩是編不易之矣且大學之篇不云楚書秦誓哉曷嘗以其秦楚之語而棄之以

此見聖人之論學不若後世之固也二氏之書蓋庶幾窺聖人之心哉獨真氏書嚴於格心畧於議治而丘氏書則紀綱法度財賦兵戎禮樂刑政之具靡不井然碁布燦然星列也其視四海之内若家至而人覿之矣此兩公之别也然其為天下國家慮則無兩心嗟夫真氏不能以其書售之君至我皇祖始揭其書於壁屢顧而嘆丘氏書無論孝皇興之即如我皇上中興神化益茂謀國者凡有大典禮大征伐大興作輒取是書斟酌焉

豈兩公之書有切有不切哉何用之者殊也方今北搆敵南搆倭主上之念未嘗一日不在萬里為之臣者所宜請纓投筆負弩枕戈日夜謀所以安攘之策以上報明主顧奈何博衣緩帶深坐微吟日談寂感動靜以為名高也則所以救時之弊者丘氏一書尤切矣斗山公之按閩也貞憲揚紀逐貪黜豪殺然以天下自任其於無庸之談惟恐接之獨二書則亹亹懃懃不置也意蓋深乎意蓋深乎子子故具論二書之可傳者如此以俟後

之君子得以取裁焉

讀太史公杜工部李空同三書序

余采藝林抽繹千古蓋史遷其至哉詩則工部余束髮而讀二書今十五年矣寒可無衣饑可無食陸可無車水可無楫而二書不可以一時廢也辟之手足耳目焉余誠何心哉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驩困讀之則蘇悲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萬慮以澄百節以融耳目以通腑肺以清急而讀之則蘭桂倏馨雲霞倏生鳳鳥倏翔

蛟龍倏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青日以之明江以之流海以之停洸洸洋洋緫緫鱗鱗二書何書哉余讀李獻吉書蓋次二書焉夫周則左丘明楚則屈宋漢則董賈蘇李長卿枚叔班固揚雄魏則曹劉應徐六朝則潘陸江鮑唐則太白長吉陳杜沈宋盧駱韓柳非不采厥英華而日誦之顧不若二書者時餐與餐時櫛與櫛時几與几時榻與榻寒暑風雨南北飄零未嘗一時去吾之手也字究句研積歳累月楮凋墨故大類童子時所受

書矣余為吏部郎蓋與張君助甫同舍云張君好余絶甚余故置三書小笥命侍吏日挾之行一日張君覸余笥意其有奇也迫而察之果得杜李二集即攜去讀連日夜不休貽余書曰足下所讀兩公書無論數千萬言乃言為之筆筆又精蓋千載奇覯矣即兩公復生寧不北面為足下稱謝者輒命其吏數十人録成二書而以原書歸余時丙辰冬十一月既望也已未余在閩而余君德甫以臬副至余君余故好也夜召余君酒酒酣余

君請觀余所讀者余笑曰子長不可得見矣即李亦難唯杜乎唯杜乎遂出杜集觀余君余君且讀且嘆蓋類張君語云夫余以十五年之心而讀三書未嘗以覩世人也兩君一覩而咨嗟嘆息有同詞焉則所謂知巳者豈在古今遠近哉千載神交對面萬里蓋自昔嘆之矣雖然余於三子何有哉張君名九一上蔡人余君名應舉豫章人

重刊中庸一助叙

中庸一助者余曾大父別駕公為諸生時所著書也公幼有雋名身長八尺雙目烱灼蓋勃勃英氣矣年二十游邑諸生間則諸生靡不望其光避之獨司徒楊公者與公同舍驩甚楊文有奇氣而説書則讓公精每御史行部視學則諸博士輒舉公説書公説書人既偉秀文議論清辨文理御史以下靡不灑然動容者輒嘆曰宗生宗生云後督學御史視學命諸生説書而楊當説書於是楊跽請曰果故不能説書而説書無逾宗生者御

史乃命宗生代楊生說書於是公又代楊說書而御史以下又靡不洒然嘆也後楊舉進士第二為選郎擢南僕卿歸而公遇之塗也則避之道院中拊膺呼曰天乎天乎楊生今若此矣獨不憶跽聽宗生說書時乎公既久伏草莽則時時下帷授諸生經諸生顯者甚衆而余叔祖福寧公家君比部公皆束髮授業無外傳云公後被選入京師尋授山東登州别駕公念既以其才不售而復不忍以其生平懷之官則以苦節著中丞徐公間

得公中庸一助讀之嘆曰理精而詞簡有見哉有見哉遂序而梓之以傳今二十年矣家君閒居則嘆今學子莽莽華言安得如我别駕公精義者小子識之他日苟有所就則無忘吾祖矣余旣懼先人之業不彰而且無以為二三子先也則復梓而與二三子共之亦使敦本崇實無湛浮華云

贈督臺王公平倭序代巡臺譔

余讀往牒至島夷内闗鮮有能奮長策而制其命者未

嘗不投牘而嘆也曰嗟乎豈島夷視華顔雄哉賈生云匈奴雖彊不足以當漢之一縣夫匈奴猶其大者也乃今島倭者史絶不書其衆且不及匈奴什一而數年以來持戈内寇當事者至縻千萬走千萬里徵四方精兵屯之海上組練垂雲勢至盛也乃倭以數騎薄之輒惶駭棄戈而走轉相枕藉以赴鋒鏑而倭遂大呼長驅墮名城殺長吏虜士女焚宫室而吳越淮揚甌閩之間大困矣此其視匈奴何如哉余誠不解其事每談之未嘗

不髮上指冠也歲丁巳余以上命按閩先是倭入閩大掠而去會戊午春倭又來上采言官言乃以方湖王公代督閩戎事余是時行部汀州也倭寇泉即馳之泉走之而倭既已陷福清空其城鎮東莆田之間急矣余方決策北鄉會公至則檄兵數千要擊之海中沈其大艑數十擒斬俘獲無一東還者余聞之則嘆公之斯捷也有四美焉主上神明英武忿師久無功卒無一戰可當上心者時時督責詔捕更置師帥至急民也公走一騎

奏書關下上覽書大悦羣臣稽首奉觴上壽豈不愉快
哉是公以一戰而解主上數千里南顧之懷何其忠也
且倭之來也殺人之父兄虜人之子弟辱人之妻孥毁
人之廬冢不下千萬其野哭巷呼者葢聲塞天地也一
朝而懸其首於塗令世之孝子慈孫孤嫠弱稚咸目攝
而手碎之且泣且罵且悲且嘻以為亦足以報其地下
人無恨矣是公以一戰而解千萬人幽明之憤何其仁
也自有倭變以來我兵即號稱精鋭者未嘗得志於一

戰無論倭之笑之即華人亦甘之矣今乃一朝而擒其數千以歸鳴鐃擊鼓揚揚入國門即皆前日之惶駭棄戈而走者也鄉也何怯今也何勇謂不自公倡之哉天下之人且將曰吾華無不可勇者也而猛氣英風勃勃雲起矣是公以一戰而振中國之氣何其義也無論倭恃其悍以易我即我之覸之蓋如神鬼魍魎焉鄉也不敢覸其面而今則手縛其軀鄉也不敢聞其聲而今則刃碎其骨天下之人由是知倭之不足畏也即倭且將

轉相誡語不敢問渡矣是公以一戰而挫倭方張之志何其武也故曰公之斯捷也有四美焉漢臣云將不識兵以其卒予敵也公之初至乃能以其未識之卒而成厥偉功難倍之矣公且不以為功日勤勤講武以待倭之再至倭不至大善即至公功當益奇且天下之大患惟南倭北漠倭漠類也南可以挫倭北不可以絕漠哉余所謂奮長策而能制其命者其在公乎其在公乎余樂公之功故為一言以紀其事且以天下之大計俟公

蓋握管待之矣

贈憲長毎厓周公入粤叙

鄞周公往以上命來督閩儲無何謁上上以公當返閩而粤於閩最近會粤憲使奏缺上遂以公為粤憲使命至閩而方伯楊公嘆曰公何復出即出何粤也以謂宗子宗子曰斯上意哉楊公曰上意何者宗子曰余讀秦漢之際而知粤之難治也乃無逾今者昔之難在有其粤者也而不在粤也今之難在粤矣而尤在乎使其粤

者也當漢盛時呂嘉背王太后之議持粵之强不内鄉一夫耳而天子至命伏波樓船戈船三將軍統數十萬下蒼梧牂牁往討然而君臣上下之晝毅然毋撓者則以呂之故而無與於粵也今島夷者何爲者也乃能以其一朝異域之人而與我粵人雜粵人日釀美酒烹犬肉以待其至即不至且操大艇載酒肉及絮繒遺之有司稍稍詰問輒走夷中令其持刀大呼攻城野掠率格殺數百人而去有司上書言狀上非不欲命大將軍統

百萬盡捕殺諸所貥吏者顧念此皆吾赤子也與其亟而兵也不若且飭而𢡟故以三尺付公上意深矣楊曰公之奉上命以往則嚴乎宗子曰余知公之不欲嚴也夫三尺者法也天下未有法而不嚴者也公獨奈何不嚴也嗟乎粤人之貥吏也豈真其父子兄弟哉毋亦吏持其所以生之之具而招之而治粤者輒又嚴刑酷罰以趣之死夫好生而惡死者情也生之而不趨死之而不避天下無之為今之計不若緩其所以死之之具而

漸示其所以生之之路寧使之稍肆於其内以玩吾之法而不使之法密而不勝以求快於其外而至於絶吾之法則其視吾之所以生之者不殊於彼也彼又安得而奪之斯弭亂之術也若朝論殺一人焉暮論殺一人焉則其心愈駭駭則疑疑則亂即遣使大將軍統數百萬盡捕殺之何忍哉故曰公者不嚴者也其亦上之意也公念之矣故事同采諸公遷去輒有贈言是時公徑趨粤而書來問所以贈者楊公因命宗子言宗子於是

以其與楊公言者報公公上首所擢士爲御史皆貴臣斥去已又爲縣官爲藩臬臣今四十年矣非上念粤甚豈復令公南哉今且召公矣

贈方伯楊公之廣東序

胥江楊公事今上幾三十年始來爲閩藩右使又一年擢左使於粤且去諸大夫不忍别公取祖道焉於是宗子仰而嘆曰嗟乎予觀公之治閩而知天下之政也諸大夫曰則何説也宗子曰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兵冗而

食匱民已困而盜不止是閩粤共之矣公盖從戈戟中至閩也閩藏故虚自吏來鬬我而三軍之士坐而虎餐金盡矣當事者非不知金盡而亦不能令戰者饑則時時下檄曰某子之百某子之千某子之萬而護戎將軍日率諸所部兵遮道索餉公歸索之餉無餉也則嘆曰是安從得金哉吾誠不能以三軍之故而令此瘡痍者復出一錢也於是起而之藏中盡計其所積出之庭已又取諸郡邑之故積者計之曰是可餉數月輒喜曰是

可餉一年輒又大喜辟之十金之家一朝而召百客其主之兄弟懼主之無以餟客也乃至質衣貰醑脫釧買鮮焉苦心哉苦心哉夫不忍加賦於已困之民何其仁也既不使其民困而又不使其兵饑何其智也無論兵即諸部使者日奉王命而臨之其館宇井廚舟航薪米公廪不目覩口畫悉當其念且日率諸大夫而羣禮之無間鉠焉間則解帶坐堂上命羣吏抱牘來握筆而散之如馳也已覩之堺空無人乃始還内餐沐何其勤也

藩政故稱瑣屑是在出納之閒矣公則下檄曰毋重而入毋輕而出吏有故為高下手者輒鞭之甚者逐之以故納餉者靡不人人喜而公方湛然匡坐其閒硶則石之必堅而玉之必粹也何其潔也且一日之閒情偽紛錯巨者如輪微者如髮高者如天深者如淵公則心維利害而毅然予奪出入之老吏大猾兀兀不敢出一語也何其明也公既長者又重拂人故凡具衣冠而來謁者靡不恭而遣之即不甚當其請不怒也即胥隸胥徒

至微賤者公亦不忍輒以惡語相詬厲以故君子感其愛小人懷其惠辟則鳳翔于郊麟游于野而天下之人靡不欣欣爭覩之也何其德也斯古之所謂大臣者也公而入柄天下之政與天下之人感公也蓋類闕矣夫何有于甹哉曰予觀於公之治閩而知天下之政也諸大夫曰公之又甹也無乃勞乎宗子曰公之必甹者乃公之必握天下之政也夫公蓋嘗展采豫章衡岳齊魯河洛之墟矣然而兵冗食匱民困盜熾為上所最急者

則無踰閩粤故俾公閩復俾公粤非勞之蓋嘗之也上知公之嘗閩粤且又嘗豫章衡岳齊魯河洛之墟也則必召公而咨之政斯授之矣公而握政則閩粤者尤急乎尤急乎諸大夫謂宗子之言知公遂書其言以為公贈且謂公曰公行矣幸毋忘宗子之言公笑而收之曰即忘宗子之言獨柰何不念諸大夫哉

贈大叅劉公之浙江叙

夫今時所最稱難治者則孰逾閩越哉閩越故稱雄天

下而薦紳先生往官其地者靡不沾沾喜蓋簿書期會之外高卧矣自島夷内閧而二藩諸郡邑遂大構戎事當事者日棘棘焉徵兵集餉雲湧風馳甚者被戎而壘提戈而逐日驅手足耳目以從之蓋髮不遑櫛而垢不問沐矣以故官其地者日冀代去而從他方調至者靡不悚然動容誠畏之也嗟乎君子之所貴於才者貴其急時也時易而易時難而難時勞而勞時逸而逸誠畏之則勞與難者何恃也乃今觀於又洲劉公則嘆才焉

方公之初至閩也吏雖遭創去而當事者懼其復來則無適會城至重者於是下築臺之議而又以諸所調客兵集省中不別之營廬則擾於是議郊外創之二營是時内外戍兵數千日遮道索餉而當事者以為餉而不練徒餉也日覩公才遂一以屬公而有司内外凡以戎事至者輒曰劉大夫劉大夫云公是時既已攝臬憲矣日晨起坐堂上羣吏以憲牒至者已散之輒勒諸有司環城而計曰若何而臺若何而營若何而廬若何而石

若何而木悉晝而付之有司而日趣之而又勒内外戍卒閒日練之射所教之以擊刺進退左右奇正之節而鐃鼓之聲日殷殷彭彭聞城中也頃之當事者召諸大夫登陴則諸臺山峙矣覩之營廬𧺫𧺫而翼翼矣閱之兵鄉也不能持戈今縱横矣鄉也執弓而射矢飄飄數步止也今八十步中矣鄉也手持礮色顫也今弄而發之如持杵矣於是當事者輒目公而嘆曰斯大夫功哉斯大夫功哉無何越藩𠫵政之命至而諸大夫相與私

言曰閭方恃公長城矣公而越如閭何宗子曰不然公之才辟則裘絮之可以禦寒而饘飴之可以療饑也一室而寒且饑者既瘳之矣即外而又有寒且饑者亦何忍私其裘絮饘飴而不急之也然則閭安能私公子竊有聞天下之事以其耳聞之不若以其目覩之以其目覩之不若以其心經之以其心經之不若以其身嘗之公舉進士餘二十年矣始為邑已而為郎署已又為郡為藩臬臣天下之大政靡不身嘗之也異日者公入而

登樞履要贊翊聖主經綸區宇何殊閩越哉越且不得私公何況閩也諸大夫曰宗子知公哉宗子曰何哉斯言子之嘆公之才者覯公之外也乃其內則皇皇於仁禮之塗而斤斤於義命之防其心之慎也辟之履深焉其守之潔也辟之懷冰焉其性之謙而度之遜也辟之抱繩焉此又公所以居才而出政者也才則安能盡公諸大夫不知其言之尚不足以盡公也公之入越也而遂以其言為贈宗子於是仰而嘆曰不能知公何以贈











公哉

贈左方伯趙公入覲叙

皇制凡三載則天下藩臬郡邑之長咸入覲稽首闕廷因而大計吏治蓋鉅典也歲己未復覲於是閩藩左方伯趙公乃以戊午九月先期戒輛北鄉而右方伯楊公率其僚祖道西疇車馬轔轔矣則命余以言余何言則嘆公之處閩者至難而知閩之有以徼福于公也夫藩政之所為稱難者豈非以其理賦哉辟之家焉則其主

倉窖筐筥精酏絲縷者也饑者需食寒者需衣一或不應怒目而起是天下之至難也而況益之兵兵之於食若左右手矣緩則並緩急則並急者也猝而兵紛而食萬變綿錯羣情翕忽耳目手足莫能主之而況執其不足當彼有餘哉往歲島寇逼闗三軍雲集公徴發區畫卒固其彊乃今歲羽書交馳賊壘千里勢至急矣公則日夜謀所以守陴之策而授之諸大夫皇皇數數殷殷偲偲至暴日行輿冒炎書牒汗未嘗不垂垂下也斯不

謂難哉斯不謂難哉然而公甘心焉且以著績則何也
余聞公之舉進士也蓋讀中秘書云其於天下大政大
計固炳炳其中矣已而展事滇越蜀閩之間視學視兵
視憲視賦其所建立表著固盡天下之政也夫天下之
政即多端孰逾禮樂人材刑政財賦兵戎事公既事履
之而事精之且公閎博端雅英朗卓爍固世之所稱名
賢也且今入佐聖主握樞履要垂紳綈治彯纓展謨則
四海之人咸賴焉又何間閩哉公之在閩按察矣右使

矣已乃左使其於閩之利病休戚險易因革固家喻而户察之也而今之所最急者莫如兵賦則公其能忘情於閩哉以公之不能忘情於閩知閩之有徼福於公也楊公曰子之言其小小者也公者福天下者也奚以公私閩也子之言其小小者也嗟乎余誠不能知公然公之心則閩哉則閩哉

贈徐子與入計叙

子與既以比部郎中出治汀矣亡何余亦出為叅議乃

又守汀豈不數哉余以戎至汀子與蓋三觴余碧雲朝斗之上其秋余與子與從事閩中則又擁余而談者浹旬也是時子與治汀已一年而明年當覲於是以十月戒塗余乃臨岐而嘆曰嗟乎子與余二人何以别哉往余與子與為郎時嗚珂授簡翺翔古道一何盛也一歲之間咸拔茅出矣世言恒難外吏李王二君並臬余乃藩吳至微為從事而守者獨子與也夫郡提封千里乃其兵戎財賦禮樂教化咸紛然總於守之一身日一束

帶坐則餒者凍者孫者祖者甲者羽者餉者纓者牒者
檄者雜立其庭蓋蟻附蠅集也而乃又以一人之心知
耳目綜錯其間固難哉固難哉子與始至汀會粤寇犯
汀關吏告急子與則提戈躍馬督精鋭三千走之而賊
至逃匿深山中竊相誡毋出恐為徐使君所苦汀故事
貧者匿其賦以售田而富者恒收其田不收其賦以故
富者不賦賦者不田而子與乃下令曰其有不賦而田
者吾收之民遂不敢不賦而民之有控者子與立召之

前與語輒遣去而一日之間𧷤隆隆山起子與握管而散之如馳馬而老吏大猾不能得一錢也間則召郡諸生談大事而子與乃又闢碧雲朝斗二巖讀書其中余登厥臺裴回焉子與無論精意政事即其温恭德容懃懃煦煦靡不感人之心以故郡父老輒語其孥息至泣下曰彼徐君何愛我也且又不費我一蔬自老人為兒時希覯之矣而閩之學士大夫亦靡不慕子與光采輒曰徐使君徐使君云余讀漢書其吏有治行則其君下

璽書勞苦今子與之政何如漢者今且北謁帝帝廉其狀必大異子與子與奉璽書被章服出都門揚揚行使觀者咸嗟曰若輩不可以外吏困豈不愉快哉子與歸且過齊魯吳越之墟李君耕矣而王吳二子吾知其不困於吏也政使為吏所困奚言困二子哉子與不信子言則請問諸耕者

贈巡臺斗山樊公序代胥臺譔

斗山樊公在臺中及觀風畿甸時諸所上封事余讀之

嘆曰是古之所稱埋輪攬轡者流也無何公以上命按閩乃予亦撫命至予之至葢後公六月也覩公所為治閩者乃益悚然而嗟焉鄉也吏斯者輒武視其民而魚肉之金錢綺繡槖靡不䰟然高也今也吏兢兢懔懔不敢需民矣即需弗予矣何也則公之逐之者嚴也鄉也邑而勢者暴其邑郡而勢者暴其郡視人之便利田宅輒恐奪之至榜笞其人于庭而甚遂殺之也且田而不賦租吏莫敢闚其門焉今也巨者帖首小者潛跡田宅

者稍稍還其人矣即不還亦酬之直矣其逋而内也少者百金多者千金何也則公之鋤之者嚴也鄉也囹圄纍纍然大辟未論報者戍未籍者徒未遣者贖亡金者稅亡租者胥立其間也今也獄空無人矣即有之桎梏簡鮮矣獄吏不能索一錢也何也則公之論訊之疏滌之者嚴也鄉也市人以其絮繒米鹽而鬻之市也官市之則半其直市人怒而譁甚者則思以其絮繒米鹽而售之吏也今也官之直等民矣即不等不鬻矣市人讙

洽無吏心矣何也則公之繩之者嚴也鄉也諸貴人至傳舍既已大餐而輿馬筐筥去矣已又索傳舍長金不予則鞭予之而理賦者又破其所予貴人金不報傳舍長曰啼而逸也今也諸貴人不敢索金矣即索金傳舍長目攝之矣何也則公之約之者嚴也鄉也監司二千石以下時時走道路供帳飲食至勞民也今也上下顓精于簿牘非行部不出矣即出不費矣何也則公之誡之者嚴也鄉也里父老之役於官也官者百索之胥者

十索之徒者五索之蓋日糜之百金也至不任輒棄其家而走今也祭祀飲射之外不用一旒矣胥徒至有空腹而立者何也則公之察之者嚴也蓋公之明之罔不洞也公之威之罔不摧也公之澤之罔不周也即古之埋輪攬轡者僅僅焉著空名於天下比功而推何能及公也閭父老閒居對其孥息誦公者輒蘇蘇隕涕恐公代於是率其子弟數百人詣闕上書固請留公天子覽其書異焉詔下御史臺議而臺臣以為故事無久巡者

又重違民請於是故遲遲其代二載始代父老子弟罔不驩語若更生也斯見民心哉斯見民心哉雖然子之心蓋甚于民焉夫盜賊之起莫不由於吏貪而豪肆獄冤而市擾事繁而財匱今吏廉矣豪繩矣獄平矣市理矣傳舍清矣里甲節矣則民又安肯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則今日盜之所以漸弭者非公之功而誰也方公與予共事戎馬之際也兵而予調也餉而予予也公不以為忤也何者予之心公之心也兵而

公或莫之調也餉而公或莫之予也予不以為異也何者公之心予之心也心一則事比志合則勳彰以故麾校雲翔三軍虎視兩平大寇如射隼焉然則溢之所以平者非公之功而誰也故曰予之心蓋有甚於民焉雖然公之入也簪筆侍上北而遼代南而甌粤公以其目覩之者從容為上言俾封疆之臣得以仰承廟謨而展采錯事天下之民將靡不受公之賜何況閩也海上之捷公惠之言且以南北大計期予意至厚也予則以為

今日大計蓋在公矣即古之所稱埋輪攬轡者誠不能盡公哉誠不能盡公哉

贈袁憲長之雲南右方伯叙

夏四月閩省被寇而立山袁公奉掌憲命至不得入駐邵武則檄邵武兵數千入援也是時省城被圍已四十日而外援之兵乃無先邵武者則公慮遠哉公慮遠哉寇既解去公始至至則訊俘清牘鋤奸繩豪如雷之迅如飈之馳日皇皇焉思以起百年之弊而新之老吏大

猾心悚色顫也未浹旬滇藩之命至矣客謂閩數被兵法紀稍弛如公者正宜久持三尺以衛蒼生何遽遷去又何滇哉宗子曰嗟乎聖人之防患也微而知者之慮事也遠公之滇命蓋廟謨乎蓋廟謨乎方今西北急邉馬而淮揚吳越閩粵之間禦倭日嚴民稍稍安枕者僅晉洛楚蜀之墟而滇者又楚蜀之外障也其地錯夷而居嚚訟好鬬一言不相中則持刃而起輒相斃殪所謂寛之則治急之則亂者也今距京師且萬里而法網日

益疎濶貪官汙吏往往暴征横斂以怒其民是可懼也公今奉主上德意而往臨之緩而征薄而賦輕而繇勸而耕溶而疾苦瘳而瘡痍俾貪官汙吏不得暴行其間則吏心益附吏心益附則西北之障益嚴楚蜀之間如金湯而四維之矣故夫公之滇命非故緩閩而急滇也所謂防患於微而慮事於遠者也當漢時孟獲擁衆據滇而孔明五月渡瀘七縱而七擒之豈兵力哉蓋南人稱天威焉今其營壘固隱隱在也公試披荆而問之其

神畧秘謀不可得闚矣而江山川谷草木風雲尚有可以心悟其經畫之綫者今海内日講戈戎而公又孔明故所治蜀人也才高而識卓譽洽而望隆他日秉鉞建旄立功萬里何愧蜀相哉何愧蜀相哉公昔守泰郵時嘗有惠政流於下邑今江淮之間苦兵矣而重有冀於公之復臨之也故於公之往也又言戎焉

移郡邑學官弟子文一首

竊惟天下之治繫才才繫學學繫教自昔隆之矣我國

家賚孚皇布僞乂雲興治化昭明炳焉與黄虞並茂則
教洪哉職不學上采銓臣言被以豸繡賜之璽書命督
爾八閩學事豈不甚幸甚幸者與乃職之拜命也則悚
容而懼何也上之所急諸生者非文也將求其才而用
之也使職之所教諸生異日者稱上任使不用者亦不
失為文儒則何用懼萬一上需之無以應之用之無以
酬之則將數職以不能教誨之罪職奚請而釋焉用是
上繹皇綸下程聖訓遠采昔典近稽物情作閩學約言

總約八篇分約三十七條夫約之為言誠也又言省也士不可縱則誠之又不可以腐詞碎語亂其耳目則省之是故稱約焉既約之矣其或有不遵吾約者則憲章炳炳在也學官弟子及二三大夫其亦思所以共守之慎念哉慎念哉文到亟下所屬毋忽

再移郡邑學官弟子文一首

職惟拜命以來未嘗一日釋念於二三子亦以二三子有跂予之心焉將以旦夕戒輿上塗巡行郡邑以宣教

事頗念世偽日滋人性易淆不嚴制而大為之防則不才者得闚竊以揜其陋而才者反無以自見其美夫試者將使才而美者用勸不才而陋者用懲也今或使才不才混而勸懲之道微則安用試故今所為試規者至嚴然惟求無負於二三子非有他也文到有司亟下之學官學官亟以日教諸生而滌慮以候焉夫法之行也如金如石如江如河敢爾布告惟百執事實共圖之

總約八篇

遵帝第一

我聖祖高皇帝何為而作卧碑哉誠念學者之棼棼綸綸而無以一之於正也是故師長而戒其眇視以崇敬也有司而戒其挾制以敦厚也公門而戒其輕入以培節也戒勿建言戒勿唆訟戒勿許過以養恥也保身惜行以遠禍也含情忍性以却咎也大哉皇言其示天下以教學之大綱也皇上賜以璽書則視碑尤著焉曰心曰敬則學之本也忠信禮義孝弟廉恥則學之實也毋

尚浮誕則文之規也夫膳而復其身家之繇則學之資
也選其賢而退其不肖者則學之紀也諸司不得預學
事則顓其柄也貪酷利病得以封事具聞則重其權也
大哉皇言其示天下以教學之全功也故夫有所繫訓
於諸生者非瀆也帝訓詳矣不可得而遺也有所切飭
於諸生者非刻也帝訓嚴矣不可得而縱也才則進之
非私也帝之所予不可得而靳也不才則退之非忍也
帝之所奪不可得而庇也然而奉法者則常患於不明

不公夫不明者辟之日不知夜月不知晝猶可言也不公者則是廢權而手爲之輕重廢度而口爲之短長不可言也奉法者不敢不公矣不敢不明矣乃或撓之則將奉璽書而從事又撓之則將題尺疏上請明主而委綬去之以謝諸生安能局促偃蹇而徒擁空名於二三子之上爲也且窮達人之所必有也而惟上不負帝下不負諸生一任之矣

辨學第二

夫學難言哉夫學難言哉非學之難言而學之難辨也聖人作六經以明道辟之日月並曜江河並流萬世之所共睹也今之學者乃偲偲切切感容拊掌而嗟嘆斯道之不明則是以六經為朦也自諸儒表章六經以詔天下辟之披浮雲而覩青天決隄障而走大海羣心之所共快也今之學者乃猶憖憖亹亹撰異標奇而自稱發千載之秘則是以諸儒為妄也自昔名卿偉人賢豪高士功被宇宙名垂竹帛忠貫日月義動鬼神乃所謂

天下不可一日無此人者也今之學者乃鄙之曰不聞道則是以道外有功也自昔宏言崇議嘉謨遠謀上紓主憂下闡民瘼近持國是遠垂世經乃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此言者也今之學者乃鄙之曰不聞道則是以道外有文也嗟乎學術之不明也豈惟裂道哉道裂則士志惑士志惑則士習乖士習乖則人才迂僻厖駁而無當故吾願諸生之慎辨之也六經以經之羣儒以緯之百子以廣之史傳以徵之毋異而冠毋緩而帶毋迂

而談毋闊而行毋瞿瞿而視毋陰陰而吟毋徐徐而貌毋囧囧而動以子則孝以臣則忠以士則修之家以官則修之國以庠序則教以郡邑則政以禮樂則文以兵戎則武以邊疆則坐銷敵人之氣不敢南嚮而牧馬以朝廷則目營四海之安危而身負宗社之休戚此學之正也亦道之正也諸子慎念哉聖人曰惡莠恐其亂苗也夫雜學之亂道甚于莠故願諸生之力鋤之而毋俾為苗害也

宏志第三

夫功崇惟志昔談尚之矣蓋志之於人也辟之於木則根焉辟之於田則穀焉辟之於射則的焉蓋一時立之而一世成之者也故天下未有不志而成者也孔子尼山之布衣也而其言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何其大也伊尹有莘之耕氓也而其心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也何其偉也禹稷唐虞之羣工也而其心曰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

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何其急也且尚父以漁釣與周傅說以版築隆商管仲以檻車匡齊孔明以躬耕佐漢數公者拔之萬人之下置之萬人之上而崇功令名遂爾顯著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彼其初固嘗志之也今夫覯之家而或臧獲餒凍則必立謀所以起之天下之人之顛連而莫之告也亦何以異於家也今夫人之一身而或手足沴結則必立謀所以蘇之天下之人之危若充充吾目也亦何以異於身也主德何以宣之民

故何以達之外患何以弭之內瘼何以瘳之國賦何以充之戎備何以飭之天時何以若之地利何以闢之凡此皆經緯其宜整齊其緒而需用焉固以治吾之家而理吾之身也故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非意之也彼其竭一心之知慮而萃之於繁華利達是自畀其志者也白首佔畢而斤斤然自附於古之儒者之流是自窮其志者也溺神握管畢志抽詞而徒以華言亮語誇天下後世之耳目是自隘其志者也嗟乎天之與人以才

也將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任也吾之志而僅以三者畢焉窮焉隘焉其如天下國家何哉諸生誠有天下國家之志而日講之庶不稱腐儒且治天下亦安用腐儒為也

慎履第四

余聞之蘇子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則斯語豈不誠甚當哉是故吾未見夫居則憒憒出則炳炳者也吾亦未見夫居則井井出則汶汶者也是故古

之君子其持已也辟之持璧焉全則璧不全則毀矣其戒慾也辟之防川焉一決則潰敗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其忍性也辟之滅火焉不以水沃之則炎炎而上其勢將至於燎原矣是故君子慎之也今夫上書公府獻策當塗稽首乞恩掃門求謁非髙士之風也險心側目日伺有司之短而持之而因以行其私不得則肆言訕謗轉相煽惑非元吉之履也假借名器逋賦侵畝儒服跽立雜之胥徒甚或代書訟諜以需賄食其視有司之署

若履其家焉非大雅之觀也狎暱徵逐卮酒歡噱朝酩夕酊捕博大呼而或游戲倡優淪溺簪珥非端人之習也日夕衢市凌雜米鹽一言不相中輒張目攘臂折肢敗面桎梏囹圄且甘心焉非居身之珍也歲暮途窮一志苟得餼粟出納飲祀擯相需賄里胥代庖而竊非長厚之道也多士戒之哉今有言麟鳳之游于郊也人靡不爭覩之鵂鶹之鳴而聞之者掩耳而走客之山行也松栢則敬之桃李則悅之荊棘則思以鋤之矣夫闒不

稱彬彬鄒魯哉諸生生其間而日有感於先達大儒名卿之為者其為麟鳳松栢之儔明矣萬一而有鴟鴞荊棘者出焉亦何面目以見爾之先達長者乎況又有悲而鋤之者在也

勤業第五

夫天下之事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是故理之在人而不學不明不勤不獲也辟之泉之在山不鑿不流也辟之絲之在蠶不抽不見也時之在天而勤者得之惰者失

之也辟之人之老而不可復少也辟之水之東而不可復西也是故古之君子之貴時也貴時者貴勤也寢懐鉛筆寤誦詩書何其篤也讀書五行俱下何其敏也採薪負販投閒百遍何其切也織牛衣以自給而好學不倦何其誠也帶經而鋤下帷而誦流麥而編蒲焠掌而穿膝何其勇也若而人者居則鴻士出則名卿古今共嗟焉然猶中庸之士也夫孔子者非所謂至聖至聖者哉即使不勤猶當萬倍於學者然而發憤忘食何其切

也好古敏求何其銳也韋編三絕何其久也而子也晝寢求也自晝賜也顧息則毅然以言攉之不少假焉是聖人之惡夫不勤者如此其甚也今此諸生方其始也結髮束脩誦詩讀書何嘗不彬彬稱才哉其卒也乃有大繆不然者其上也乃有翺翔六藝之圃縱横百氏之林而著書立言萬世稱雋者乃有雕鎪墳典茫昧訓詁即試以常言庸語至曳白不能對者其次也乃有抱圭璋之才奮金碧之文而結綬彯纓致其身於青雲之上

者乃有歲晏迍邅髮黄衣白悲嘆窮閻落莫僵廬而父母妻子不免饑而啼者又其次也乃有淵岳其心麟鳳其采而名章鉅篇爲學士大夫之所贊嘆欣慕者乃有身被夏楚奪其衣衿而垂涕潸歸慙見其鄉之父老兄弟者何故哉則勤與不勤之驗也今夫耕者不勤則饑織者不勤則寒學者不勤則困饑寒者猶可貸而起之困者不可以請而解也諸生急學哉毋以百慮自棼毋以羣動自撓苟至於困而後有省於吾言則晏矣

談藝第六

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左馬之古也董賈之渾也班揚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曾之暢也咸炳炳朗朗千載之所共嗟也然其文馬不襲左而班不襲揚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何也不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論文而至於舉業其視文既已遠矣文而襲者外也況拾世俗之陳言庸語而掇以成文又外之外者也今夫人性之有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

木哉雲霞之麗於天也是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之麗於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於我也是故古之言文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之瑩也如金之精如玉之粹而天下之人莫之敢損益也其詞之溢也如長江如大河魚龍黿鼉縱横出没而不可揜也其清通也如月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寒而

千里一碧泠然內徹也其古雅也如太羹如玄酒如周之彝如商之鼎令人覩之而裴回太息棲神千載之上也其明達也如青天如白日而有目者之所共覩也其飄逸也如珮玉鳴琚乘風御空可望而不可即也其鏗鏘也如金石相宣絲竹並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其葩麗也如芙蓉秋水之上而真色充燦不假雕飾也其嚴正也如達官貴人端冕而立乎朝廷之上見之者懍然動容也其雄渾也如鉅鹿之戰以一當百人人戢伏

不敢仰視也斯文之極也以之闡經則道德性命之精章矣以之論史則治亂興衰之迹達矣以之辯事則得失安危之機判矣辟之天之雲霞地之草木無所假焉者也左馬諸子之所不能易也尚何以陳言庸語爲哉文賦云謝朝華之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諸生其含爾精粕茂爾精華吾將悚而覽焉

端範第七

夫師儒者士之範也故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

知敬學所謂嚴者非特自嚴之而人亦嚴之之謂也余
觀世之有司類以勢自崇而士或頑敖不恭其命而為
之師者方且上畏有司下畏士日惕惕焉惟恐遭之而
不能安於其位也是可嘆也碎之父兄之教子弟既已
召孰傅傅之矣顧乃不恭其傅子弟又從而侮之而傅
且求以自容於父兄子弟惟恐棄之也則子弟之不淑
何恠哉余求其故則非父兄子弟之過而師之過也今
夫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師嘗誦之以

教士矣而覘其自爲乃失諸君皆文學髙第誦説先王䎘翔禮樂之區出入仁義之途爲日久矣安至如若所爲者而予不得不舉而言之亦即耳目所覩記者而懼諸君之萬一也假令萬一有之亦何面目以立二三子之上亦何惟乎有司之輕之而二三子之侮之也諸君慎之哉誠能以禮自持以義自固敦學而勤誨嚴規而貞度若是則有司悚然恭之二三子有不懔懔受命且侮之者吾得以法繩之矣吁師難哉

誡俗第八

夫禮者所以維俗也而俗之所趨一往而不可復則反至於廢禮嗟夫禮不能維俗而反為俗所廢可畏哉可畏哉其他不論論其大者今夫冠而字之聖人教天下以成人之道也今髫而學者輒字矣頃之號矣未及勝衣而已巍然大人長者之稱矣及其冠也父既無以命子甚至竊仕者之冠冠之何謂乎昏禮者聖人教人以人道之始也今也不擇德不論才富則昏之貴而富者

巫昏之鬻田聘婦殫家遣女佩環盈路縉綈滿車不然者夫厭其妻而舅姑輒怒罵其婦昏姻論財古之君子夷之而今乃甘心焉喪禮者聖人教人以厚終之孝也今也苫塊未視布筵勞賓飲食相藉破涕為笑召僧供佛吹竽伐鼓衰絰而居展采姻聘當有背者泥堪輿之說而暴露其親以求利後人貧者至以其親骸而付之水火滅之是仁人孝子之所驚悼而不忍言者也而今之人何心哉祭禮者聖人教人以追遠之孝也今也大

厦廣室髙臺曲池少者千金多者萬金而為之先者乃不得咫尺之地而受享焉貴人之臨供帳治具烹羊炰羔盍醑雲縟而為之先者則尋常籩豆之設而無所加意焉且歳時墓祭又多男女之戯而耳目之觀也何視其先不若其身與客哉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蓋傷乎蓋傷乎世俗者而為之非也諸生者而亦復為之非之非者也且諸生之所最尊隆

效法者非朱子哉其所輯家禮固天下信之而萬世傳之者也諸生内以諭其父兄外以諭其鄉之長老子弟而稍稍習其説行之雍雍磷磷斐斐翼翼而遠近觀則焉則古禮雖不可盡復其禁俗之不至於廢禮也有餘矣是在二三子哉是在二三子哉

宗子相集卷十三